

# 證道體驗

什麼是證？表明事物的憑據就稱之為證。像：人證、物證、通行證、學生證、身分證……等等。

什麼有道？儒家談道最為簡潔俐落。中庸開宗明義說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」。率性之謂道，簡單的說：就是凡夫俗子的心，去除一切妄想，打消一切念頭，那就是聖人的心了。也就是所謂的轉人心為道心。

六祖壇經中，六祖惠能說：「邪來煩惱至，正來煩惱除，邪正俱不用，清淨至無餘。」邪是邪見，邪念。正是正見、正念。邪的念頭引人做惡，做惡就會有煩惱，有業障，所以邪

美國全真道院

羅子血軍

的念頭來了，煩惱就跟隨而來。而正念來了，人的行為便趨向善，便不會種業、結業。於是煩惱便除去了。但是光有正念還是不行，邪念，正念要完全打破，才能清淨無為的進入涅槃的境界。才能進入永恆的喜悅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正與邪之道還有對立。會造成善惡的爭鬥、好壞的爭執。這樣的對立、爭執永無休止。所以只有打破一切正念和邪念，才能和道契合，拔除一切煩惱，獲得永恆的喜悅。這也是禪門中有名的——「打得念頭死，許汝活法身。」打死念頭就是打除妄想，就是率性，就是道。

道家之門以老子為首，莊子、列子並列。

我們看一下莊子南華經中，孔子和顏回之間的一段對話：

顏回對孔子說：「我進步了。」

孔子說：「何以見得？」

顏回說：「我忘記了仁義。」

孔子說：「很好，可是還不夠。」

過了幾天顏回又去見孔子。

顏回說：「我進步了。」

孔子說：「何以見得？」

顏回說：「我忘掉禮樂了。」

孔子說：「很好，可是還不夠。」

又過了幾天顏回又去見孔子。

顏回說：「我進步了。」

孔子說：「何以見得？」

顏回說：「我可以坐忘了。」

孔子吃驚的說：「什麼叫作坐忘？」

顏回說：「擺脫自己的肢體，排除自己的

聰明，離開形體，去掉智慧，和那無所不通的

大道相同，就叫坐忘。」

孔子感嘆的說：「你果然是聖人呀！我也

願意跟隨在你身後呀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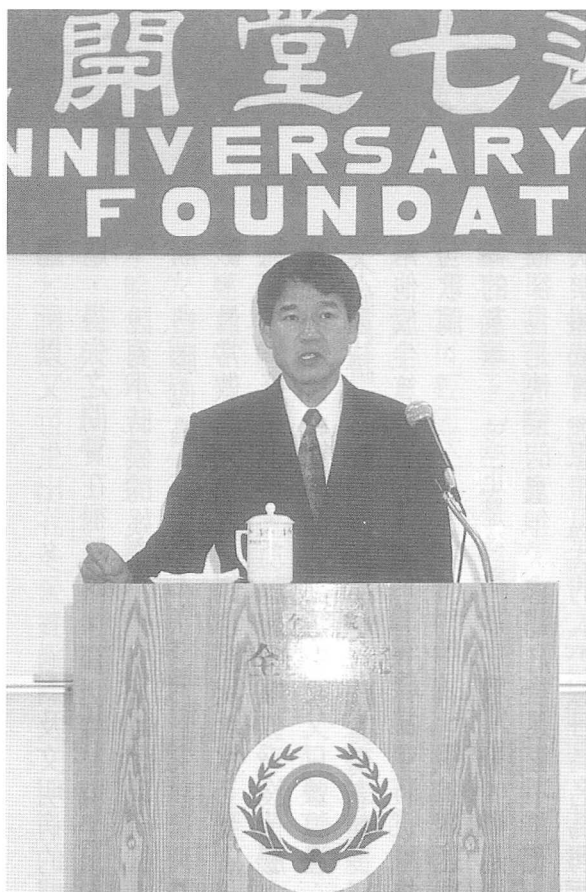
這段對話很明顯的告訴我們，修道的過

程，從忘掉仁義，忘掉禮樂到離開形體，去掉智慧，然後和大道結合。句句都在打除妄想、念頭，不論是正是邪，這就是道。

但說起打除妄想談何容易，姑不說我們有七情六慾纏身，只要我們起了打除妄念的念頭，就已經是妄想了。所以有太多修行者，終身打除妄想，卻終生與妄想為伍，生死輪迴永無休止。雖然修道一生，卻未嚐過道的滋味，永遠在道的皮相上摸索、議論，而內心卻是空虛、貧乏、飢渴的。

可是我們求過道的道親就大不相同了。我們都嚐過道的滋味，就在我們求道的剎那間。

求道以前的我們雖然各自生活在不同的環境，各有不同的學習成長過程，承受不同的生活壓力，追求不同的人生目標，產生種種不同的煩惱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一那就是我們都生活在無明的障惑中，所謂煩惱都因無明起。什麼是無明呢？無明就是不明白道理，不明白事理，不明白物理。簡單的說就是不明白事物的道理。要除去無明，除了在自己的品德修養上下功夫以外，更重要的是心要有所皈依，也就所謂的「精神寄託」。後學以前不知道，心要有所皈依就一定要求道（胡裡胡塗的過了幾拾



△美國全真道院羅孟軍學長講道神情。

年），求道後在點傳師、前賢、學長、道親的諄諄教導、感化之下方才漸漸明白：求道得三寶，修道以良心作主，培養慈悲喜捨的心，參悟自性本心，以達明心見性。求道以後有了正確的皈依，心自然清淨，求道有百利而無一害，不求道則不知生、不知死。求了道可以借假修真，達本還源，超生了死，跳出輪迴。

後學的體會，求道以後最大的改變就是惡習漸退，凡事以良心作主，這種改變我自己也說不出個道理，不管後學是否每週到中堂，也

不管是否經常研讀經典，這種改變一直持續不斷的在進行。後學的體會是：以前心無所皈依，每日計較這計較那，求東求西，要這要那，可以說是貪慾掛帥。求道以後，無形中，一種神奇的力量逐漸改變我，將以前的貪慾掛帥變成良心掛帥。不計較、無所求、知足、感恩、包容、善解，則常在心中。

所以精神若有所寄託，要改惡向善、聖凡兼修、超生了死、跳出輪迴，則要趕快來求道、修道。

後學出生於台灣光復後，當時民生物質缺乏，只能維持基本的生活所需，平日粗茶淡飯，只有年節較為豐盛，衣服則是在過年時才買二套學生服，小學時還有許多同學沒鞋子穿，打著赤腳到學校上課，房子的建材則是五花八門，木板、鐵皮、石棉瓦、磚塊、竹子都能派上用場。家家戶戶都會養些家禽以備不時之需。要出門，近點的就走路，遠途的才會搭車子，當時車子路線並不多，所以不論遠近，大都要勞動雙腿才能到達目的地。所以以前的人運動量比現代的人多。現代人較為長壽是因為營養充足、醫學發達，以前的絕症現在幾乎都可以克服了。但是因為營養過多及科技發

達，所以又衍生出許多營養過剩及文明病的問題，得失之間實在很難說。

說到小時候的娛樂，也只不過是玩玩橡皮筋、塑膠傀儡、桂圓子，一年看不到幾次電影。最常做的大約就是到小溪玩玩水、到山上抓蟬、摘野果子了。功課的好壞似乎沒什麼人管，都是自己管自己。記憶中家父只曾說過：「不好好讀書，將來能做什麼？乾脆到老鄰長家幫他放牛算了。」在一首童年歌當中有這麼幾句歌詞：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迷迷糊糊的童年。」這正是後學當年的寫照，雖是迷糊卻也是快樂的童年。求道之後迷糊不再有，快樂卻依舊。想想現代的人，每日為名為利而忙碌、為生活而奔波，享受著科技產品帶來的便利，同時也蒙受科技產品所帶來的危害。人與人之間也少了一分往日的親切，真誠與和諧。但只要是一貫大道的人，親切、和諧、真誠隨時都可以在他們的身上散發出來，就像回到快樂無憂卻不迷糊的童年一樣。

後學一九八九年自軍中退伍後，因內人工作的關係，而首次接觸到一貫道，初次接觸道親們並沒有說什麼大道理，只介紹了幾本道中的基礎書籍，要我有空，而不是抽空看看。並

跟我說：「心情好的時候不要看，心情不好的時候也不要看，只要想看的時候才看。」道親並且說為什麼只在想看才看呢？他說：「就像做事情一樣，別人要你做，或為任何理由而做，當然也會完成，但絕不會達到你自己想做的那麼完美。別人要你做，你是用手、用腦在做，你自己想做則是在用心在做，他們的效果是無法相比較的。」後學當時剛離開軍中，這樣的思維程序，與軍方的作業程序自是大不相同，但仔細想想還確實有他的道理。就這樣，看著、聊著，讓後學對道有了更多的認識與瞭解。越認識越瞭解，越讓後學驚訝到一貫道居然是如此的殊勝，幾個月後，我們有幸成為一貫道的份子。

我們都知道，修道是沒有貧、賤、富、貴，沒有學問好壞、智慧高低，沒有男女老少的分別，修道的好、壞、快、慢，完全在誠信的程度。六祖惠能雖不識字，還是可以成為一代宗師。所以只要能去除修道中最大的敵人——「我執」，去除我執、憤高、我慢的心，找回自己的自性、本心，一切以良心作主，相信明師一指，能超生了死，實踐十條大愿便能返鄉。相信一貫大道是成佛之道，確信道真、理真、

天命真，認真修道，天道酬勤，終將成道。

生死大事，人人難逃，就此科學昌明的時代也無法發明代替生死的辦法。悠悠忽忽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一但老、病在床，魂離魄散，前途茫茫，不知將歸何處？所以世上的人有兩頭糊塗，中間一點明白，其實也是糊塗之憾，為什麼呢？生不知從那裡來是生之糊塗；死不知到那裡去，是死之糊塗，這就是剛才所說的兩頭糊塗。什麼又是中間一點明白，其實也是糊塗呢？男女長大，知道情愛、歡樂、痛苦、悲傷，數十年光陰，彈指即過，老病臨身，還在計劃天長地久之事，到了三寸氣斷，顧不得妻子、兒女，帶不得田園，縱然財宅滿室，富可敵國，也不是我們所有，只有青山一片，黃土一堆而已。以前所追求，得到的情、愛、權力、名利全都化為烏有，這種情形就是中間一點明白，其實也是糊塗了。如果真是一個明白的人，就知道這一切都是空幻，好像在大甕之中東奔西撞，始終都在甕中，而甕外還有大千世界，必須立起冲天大志，跳出甕外，才能永享理天極樂，這才是明理之人。

《列子說》，第七楊朱篇說到有關生死這  
個大問題：

孟孫陽向楊朱說：「一個人貪生怕死，整天祈求長生不死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

楊朱答：「求也沒有用，你看仁德、聖智像堯舜者，而兇惡愚昧像桀紂者，乃至於一般的人反正都是會死的。」

孟孫陽又問：「那麼求命長一點呢？」

楊朱回答說：「生死有命，並不是誰特別關照，或是成天祈求就能長命的呀！人情的好惡，對人世間事情的苦樂，從古到今都是一樣的。經歷這些世事，一百年已經讓人有點不耐煩了，又何必接受長壽的痛苦呢？」

孟孫陽又問：「這麼說長命不如早死的好囉！」

楊朱回答說：「不，人既然活著就應該讓他自然生長，如果快要死了，也要順其死，不用着戀難過，強留益增其痛苦，生命短促，能夠不愁生，不怕死，就不會耽心生命的長短、快慢了。」

人生無常，生命短促，我們要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，趕快求道、修道，這樣就能夠不愁生，不怕死。也不會兩頭糊塗，中間一點明白，其實也是糊塗了。願與前賢大德們相互共勉。